

外埠報處

北京琉璃廠中西大藥房
天津城內道報館
漢口洋行屈臣氏大藥房
杭州梅花牌指南報分館
蘇州府東門外塔渡山陰陳公館
南京門樓裕興

康永義和○寧波江北
岸和記號○松江府城
貢院前錢宅
告白
諭後每字每日取錢一
文先以五十字起碼多
則以十字遞加直行告
白以二百字起碼論前
加兩倍收值木鐵照算

本館每逢禮拜日在張園送閱報紙 ○本報自創行以來頗蒙 閱者許可購閱日本
半張園內向派有專售本報之人嗣因遊客多不携帶零錢以致購閱不便今本主人特自今日
爲始每逢禮拜日添印數百紙於下午四五點鐘時遣人持往該園送閱茶餘酒後適性陶情莫
與諸君子結文字緣有欲先睹爲快者尙其坐象皮車泡蓋槐茶至該園靜候也可游戲主人啓
天下馳名百花祠中外老藥局秘製種子秘寶兒科喉科外科各種妙藥
畢爾仙先生精理兒科痧痘推拿急慢驚風包醫外科癰疽男女雜門太乙神針法灸寺治風濕癱瘓兼治時疫寒痧
診兩元毒門加倍兒科減半貧病施診給藥局設四馬路西胡家宅寶和里南首

結翰墨緣
費芝友先生自浙蒞滬善書法尤工人物花鳥長夏熟事結翰墨緣寫字收取墨資計
統摺扇每件一角對聯兩角屏條四角篆隸加倍 書件者交大馬路指南報館帳房可也
三日取件書畫每件半元工筆加倍昇條堂幅照例 同人 公 啟

吟秋主人山水 ○吟秋主人唐君心臉工時善書畫尤長山水專學戴侍郎一派自浙蒞滬收取潤筆以助清游計
統摺扇每件三角屏條堂幅等另詳潤例求件者交大馬路指南報館帳房代收三日取件又寫扇照畫例減半此佈

本報按日排印海上羣芳姓氏里居表告白○本報特飭訪事人將上海所有長三書廬各
校書姓氏里居逐一抄錄齊全排列爲表因限於篇幅分日載在本報後幅開註明某弄第幾家
字樣甚爲詳細庶重來崔護而度劉郎人面仍逢仙緣易續未始非冶游之一助也至於調頭搬
場更富隨時更此佈

遊戲主人啓

閱本報名妓牢騷一則再申論之

名妓與名士無異。夫士有錦心繡口，其才華不可一世。苟不遇賢主司使之埋沒於風塵落落之中，不得不放浪形骸，寄情笑傲，而發爲牢騷，以吐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無他，遇使之然也。更有少年自負生平，不作第二人想，一朝得志，稍不如意，其牢騷之態更有甚於終身而不得一第者。是氣盛而遇順，隨望獨人心無快足之時也。古今來文人無不如是。游戲主人言論及此，竊時時非笑之。於是特開花榜，便酒上諸名妓，不至有美人淪落之歎。乃選定張四寶爲榜首，而金小寶次之。視如椿又次之餘，悉量才評定，自詔不謬。即輿論亦以爲公。乃有好事之輩，於未揭曉之前，而率毀小寶者，主人置之不問也。又有於既揭曉之後，而爲小寶抱屈者，主人亦不問也。主人於諸名妓之中，一觀其品格，考其藝能，已非一日，且并以荐書之多寡定名次之高下，並無阿私所好之見。四寶之與小寶，必不可易置者，所謂評文取士，元作高人一著。魁作緊人，一著是也。然僕以評文論人，猶有以爲頭巾氣者，試以論畫之法喻之。昔元人以畫考試，其題係白雲深處，有人家。一人畫白雲繚繞之中，露出炊烟一縷，含蓄而有味，是爲元作。又一人畫峰巒迴台，白雲迷離，溪曲折之中，有茶葉數張流出，不說深處有人家，而人家已在其中，亦盡善而盡美矣。然略近刻露，是爲魁作。如四寶者，誠含蓄而有味者也。如小寶者，誠盡善盡美而略近刻露者也。再以極淺近之食物而爲之譬喻，四寶如薄荷糕，潔白可愛，雖有一種清涼之氣，其實非人人貪嗜之物。小寶如紅燒肉，其一種沈浸濃郁之味，令人個個垂涎，斯爲確論。主人以丹鉛之餘暇，作風月之閒評，兼愛爲懷，不過逢場作戲而已。即諸妓之花榜名標，直比邯鄲一夢，奚足深較？又何必效名士之牢騷，爭此一時之快乎？一榜之中，人才濟濟，未能個個狀元。且下第劉蕢，雖賢主司亦在所難免。昔人曾有偈言曰：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總不如回頭只一看。尙有推車漢，正可爲名妓之牢騷作當頭棒喝。

雉妓遮羞 ○青蓮閣爲游人鬪集之所游蜂浪蝶逐隊而來諸妓軟語迷人牽衣拽袖不知者以爲此輩絕無廉恥其實觀之令人可憐也昨夕有友人在彼啜茗見一妓與某同坐一桌絮絮談談大有引入桃源之意須臾某忽徜徉自去妓並未留意旁有一人謂奴曰爾之妍頭去矣妓大怒曰何謂妍頭胡言亂說壞我名節又有一人嘆曰爾尙知名節二字誠風塵中之矯矯者也然既做皮肉生涯亦何能顧及名節妍頭固非美稱究竟是長久情人較之今日姓張明日

姓李朝秦慕楚者又相去多矣又何必怒哉其言頗似近理無言以應舉扇遮羞而已

伶人吟醋

○前夕有金四偕其愛姬顧彩林至廣東會館適李伶名春來者亦與王素香同來李伶與彩林曾有夙情一見之下互有醋意始而言辭機刺繼則老拳奉敬各不相讓後經旁人排解然後散去翌晚彩林邀姊妹花數枝金四亦請同道幾人欲在會館大戰一場後不知如何了結

車夫無厭

○大凡小人貪利之心無所不至足車夫轎夫天下之轍而上海之東洋車為尤甚倘坐車時不與講價拉其地必至爭論不已最為可惡前日有某與二三友人同步于馬路某友人曰爾如能坐東洋車而不與論價隨便給多少錢而不爭論者我們賞罰十種花酒倘仍然爭論亦當罰十種花酒某以為此有何難不過格外多給幾錢向何爭論之有這十種花酒東道可贏也乃立喚東洋車坐上拉過半條街即止之曰下給與洋錢兩枚車夫見其如此山手以為大下之第一獸子大可一敵反持衣爭索不已某東道既輸不覺氣憤打了車夫一個嘴巴掉頭而返友人大笑不止其輪去十種花酒幸一個嘴巴可以抵消一半車夫則吃了一個嘴巴受了洋錢兩枚其心猶未足也

小婢何知

○滬城某家有一女愛之若掌上珠許字某家日昨出閣妝奩甚美女有使婢年才十二未解人事蓋平日慣侍小姐是以令其伴嫁過去臨去之時主人再三切囑此去伴件小姐須事留心仰體小姐之意如小姐一時喜要何物汝即回來取去過門後婢即下榻於新床之後取其便於使喚越早奔回向主人再三要家中守門之狗主人不解何意詰之則云小姐昨晚與姑爺解衣就寢但聞小姐睡夢中似呼狗之聲奴婢遵主人之命仰體小姐之意因小姐思家中之狗是以奔回牽狗也曉曉不休主人大笑此之使去

野雞牽頭

○上海有所謂烏龜董事者每月各妓院皆有孝敬一元半元至二三元不等為之黃者其體令出惟行大有與各善堂董事各鄉紳圖重而駕齊驅之勢刻有揚人趙大者充當此任居然夜郎自大矣有某居在福臨里之第二野此人先世本饒有資財至某身揮霍盡然三十年來上自長三書廬下及公二野雞無不認識舉凡一切從良嫁人執頭之事無不與聞而與青蓮閣第一樓各野雞尤極熟稔人曰以子之才儘可充當董事之職其人曰不願作鳥龜董事但願作野雞牽頭眾問故對曰凡我所到茶寮自有各野雞牽衣執袖極意逢迎諛媚笑傲極溫柔鄉之樂事做董事便須立董事規矩令人望而生畏方為魚肉若輩故我不樂為也噫嘻斯人之言凡為董事者之惡作極可想見矣

麻雀活手

○某甲者隱姓其里居惟自稱與某大員有舊年開銷專恃此種和局也乘人不備將一九及風張撲入日久之人見之者僉謂以彼守株待兔之計人詎知有銅山供其揮霍何以開銷如此則應之曰彼固恃三隻手為生涯也於是衆相訝愕謂若人竟會做賊豈非奇事則又應之曰以彼終年開銷專恃此種和局也乘人不備將一九及風張撲入十三張中使得此牌者無不憎嫌其惡又必暗識張於自己面前一條內以備不時之需所以入局便贏積時既久之易資之者益衆每至節邊開銷局帳之時而彼之討債也益急人以其有如此手段故贈以活手之美稱余見其得之也易不啻探囊故易以三隻手之綽號非謂其真做過梁上君子也衆乃恍然大悟謂某日見其將牌換某日見其將牌換某日見其將牌換原來是此用意於是聚議報復之法或欲飽以老拳或欲軋至三萬昌茶店評理擾擾紛紛大有眾怒難犯之勢中有一人云諸君且自平心我自有妙法處治衆問計其人曰豈不聞俗語云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諸君日邀其和時留心終有敗露之一日彼時與之算賬必令其十倍以償也於是衆皆歡喜信受奉行而去吁秋節近矣開銷日多正該甲一心碰和之時倘其格格外留心免令貨悖而入者致慨於亦悖而出而又加甚也

別開生面

○王其嗣嗣姿貌頗自憐家道艱難藉為掇客以餬口年來時運亨泰獲利頗豐遂衣裳楚楚場面頗闊近眷一雉妓在德仁里朝歡慕異其常親切雙雙宿儼同仇儷矣近日該妓陡患毒症日夜痛楚王其親侍湯藥百樣殷勤妓又性妒不許少離左右蓋其另有他適也一日早謂妓曰卿病已匝月我這活活夫實在難做奈何奈何妓唱然嘆曰妾不能負君多矣如蒙不棄請獻後庭一曲何如某大喜過望至次日逢人遍告以為奇遇此乃龍陽君之別派楚襄王之遺囑也真可謂別開生面上海之大無奇不有可笑可笑

難覓游魂

○老開張北某甲向在新關充當野雞巡丁平日假公濟私雖一絲一縷亦以偷漏為詞鄉愚受其害者指不勝屈日前山關上回家陡患熱症醫藥罔效延至次日奄奄然長逝妻母尚在遠方發電催來晚上無人照料特雇傭人三四輩看守是夕天氣異常炎熱傭人俱在天井納涼某甲屍身停擱在床至天明傭人入房看視而屍身業已杳然不見遍尋無蹤但見後門大開始知復活由後門而出莫不咋舌瞪目至今尚無下落殊不可解此事怪誕之極或謂熱厥而死夜間得清涼之氣遂至甦醒亦未可知最奇者不見不聞忽然長往其殆恐身入地獄無出頭之日故作遊魂飄蕩于無何有之鄉乎